

随笔

最是一年春好处

陈鲁民

虽然禅宗大师早说过：“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只要心中无挂碍，都是人间好时节。”但一年四季，冬、夏、秋三季总有很多人不喜欢。冬天太冷，寒风凛冽，人裹得鼓鼓囊囊，像个笨狗熊一样；夏天太热，汗流浹背，恨不得整天泡在水里才痛快；秋天肃杀悲凉，落叶纷纷，“秋风秋雨愁煞人”。可是不喜欢春天的人却不多，只恨其短，不厌其长。

大凡与春天有关的词汇，也都是暖洋洋的，喜滋滋的，甜蜜蜜的。譬如春光明媚，春意盎然，春风化雨，春色满园，春风得意，春回大地，春晖灿烂，还有春姑娘，春天的脚步……

诗人最喜欢春天，因为春天能让他们充满诗意，春风轻轻一吹，胸中美好的诗句就像沉睡了一冬的小草，争先恐后地破土而出。如果评个诗人们的咏春赛诗会，让我当评委，我会把最喜欢的白居易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列入榜首；将杜工部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排在第二；南朝梁人丘迟名句

不朽。

春暖花开，春天是百花齐放的季节，姹紫嫣红，美不胜收。放眼望去，富丽端庄的是牡丹，堪称国色天香；鲜艳夺目的是玫瑰，象征着甜蜜爱情；婉约温柔的是芍药，不声不响地在点缀春光；“红肥绿瘦”的是海棠，笑吟吟地迎接“雨疏风骤”。还有那“依旧笑春风”的灼灼桃花，“春色满园关不住”的红杏，“朵朵精神叶叶柔”的蔷薇，交相辉映，争奇斗艳，共同组成了美丽茂盛、生机勃勃的百花园。

就连动物们也都对春天格外地喜欢。整整熬了一个冬天，就等着惊蛰一声春雷，便迫不及待地钻出地，从洞里钻出来，脱掉厚厚的冬装，沐浴着春天的温暖，开始了喜气洋洋的爱情生活。猫叫春的声音，虽然不那么好听，毕竟也是春天交响乐中的一支小夜曲。破壳的小鸟，一边用惊奇的眼睛看着新鲜的世界，一边焦急地等待父母为它们带来可口的佳肴。身为“春江水暖”的权威发言人，一群群野鸭，昨日还在水里寻寻觅觅，今天就展翅飞向遥远的北方。

春天来了，春风扑面，春雨绵绵，春光灿烂。一个不负春光的人，心底会始终充满光明，前程无限；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她的祖国永远是春天，繁花似锦。



玉影晚摇风(国画) 余信刚

《花开半夏》

李俐萍

海平市公安局刑侦警察叶向荣在一次蹲点行动中偶遇被拐卖的孤儿魏如风，叶向荣一心帮助魏如风，向他承诺，一定会带他回家，但是却因为追捕罪犯而最终错过。魏如风被沿海渔村的夏奶奶领养回家，认识了夏奶奶的孙女夏如画。不久夏奶奶去世，姐弟生活贫困，魏如风辍学打工供夏如画上学，两人一起相依为命，情深义重。

海平市因临海，走私犯罪十分猖獗，程豪借其儒商的外壳，钻发展经济的空子，从事违法活动。叶向荣派卧底深入虎穴侦查这起隐藏在海洋繁荣之下的最大走私案。

同时，夏如画却被同和魏如风一起在码头打工的阿福强暴。魏如风为夏如画报仇，砍伤阿福……

《花开半夏》通过精美的镜头式写作手法和冷艳的文笔，在荡气回肠的故事中，以悲情的触觉探讨了少年犯罪、上游犯罪和社会伦理价值。小说既有错综复杂的案件侦破，也有缠绵悱恻的姐弟恋情；既有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也有法律与社会的灰色地带；既有真挚情感的纯洁唯美，也有泯灭人性的残酷背叛。在跌宕的人物命运和精彩的情节中，作者挑战情理法的人性极限，刻画了一段颇具真实脚本、引发最深感动的情感故事。

购的沙岗荒地开始拓荒创业。因这里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黄沙岗，荆棘遍地，杂草丛生，又居七里河之南，当地人称之为“南荒岗”，简称“南岗”，自刘氏定居后也代称为村名。民国二年(1913年)编绘的《郑县七区总图》及1980年郑州郊区地图，均标定该村名为“南岗”。上世纪80年代末，管城区在进行地名普查时，辖区内复于地名，顺应村民意愿，经市地名办公室批准，定村名为“刘南岗”。在以后出版的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地图和区志，均标定该村为刘南岗。至2008年初，刘南岗村共有刘姓村民130户，560余口。以扎根的兄弟二人是第一代算起，至今已有12代。

现在，全村经济及各项事业都有了飞跃的发展。特别是经过城中村改造，昔日的荒凉沙岗，已变成了都市内的村庄，所以村民欣喜地赞颂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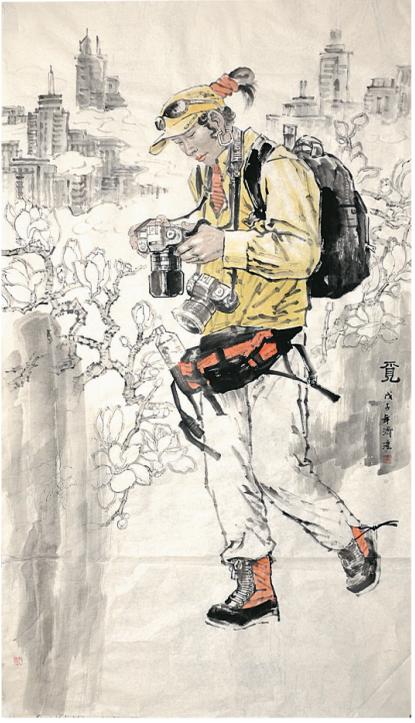
管城地段刘南岗，拓垦扎村始为荒；
历经二百十余载，欣逢都市新村庄。

绍兴籍的师爷。由于绍兴当师爷的极多，且遍布全国，名声极大，故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称谓——“绍兴师爷”。“绍兴师爷”一称除了指绍兴籍师爷以外，又经辗转流传，成为一般师爷的统称。

为什么出师爷呢？自古以来，绍兴文人辈出，读书人甚多，从事科举业的人比其他地方为多。绍兴的科举竞争相当激烈。读书人要想在科举中出人头地非常不易。在这种情况下，科场不顺的绍兴读书人为数极多。其中的许多人就选择了当师爷这条路。

绍兴出师爷，还与当地人多地少的经济状况和绍兴人不恋乡土的乡风有很大关系。明代以来，由于人口的增长，绍兴成了一个地狭人稠的地区。因此大批绍兴人不得不外出谋生，更有很多绍兴人当了师爷，游牧四方。

绍兴出师爷，还与绍兴人一向具有精细严谨、善于谋划的特点有关。精细严谨、善于谋划是当师爷所应具备的职业素质。比如当刑名师爷，面对重叠纷繁的法令案例和复杂的案情，必须用心精细严谨，否则案牍字句如有出入，就可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当师爷者必须是精细严谨之人。绍兴人正是具有这种素质的人。



覓(国画) 杨济淮

御史官与刘南岗村

连德林

刘南岗村，位于市区东南七公里，为管城区南曹乡的一个自然村。

据村民世代相传，约在清朝乾隆年间，刘氏家族中有一人在京城任三品御史官职。当时在郑州城内西大街中段路南侧(现市三中之东)，有刘家府邸，时称御史大院，后改称刘家胡同。刘御史退职返乡后久居府邸。其间，把所集银两购成良田，以备后代子孙享用。在购田过程中，一管家暗中做了手脚，在州东南购了千余亩沙岗荒地。刘御史下世后，孤坟葬于州西北五龙口村，墓前立有高大的蛟龙碑(此碑“文革”中被毁，坟头被平)。俗话说，兴业好比针挑土，败业如同水冲沙。接下来的几年，由于后人的无度挥霍，加上管家不择手段的挖墙脚，把刘家偌大的一个家业，折腾得一败涂地。

刘家败落后，有刘氏一支兄弟二人来到州东南祖上

话说绍兴师爷

高宗达

王五在村委住了三天，第四天一大早，镇长让他去汇报新农村建设规划情况。一进镇政府，镇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问他，你脸上咋啦？王五说前两天喝多了，摔的。镇长意味深长地一笑说，就那么巧，摔到老婆的指甲上去了？王五脸一红，就想，他娘的，好事不出名，坏事传千里，镇长既然知道是老婆抓的，也必定知道是为啥抓的了。果然，镇长说，高媛这人也太没水平了，小鸡这种事，咋能说给嫂子听呢？

从镇长屋里出来，王五又碰到副镇长、副书记、党政办主任，先给王五道喜，接着就说到小鸡鸡。这几个人说话比镇长直截了当，问王五，听说你那家伙和孙子长得一模一样？不等王五回答，便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极其暧昧，笑得意味深长。

回到村里，刚刚走进村街，就听到高媛家传出高一声低一声的吵闹，伴随着女人的哭声。王五正在愣神，就见高媛披头散发跑出来，脸上五根血红的指头印，她男人在后面紧追不放，嘴里不干不净地骂：我叫我一样！我叫我一样！村上人看看高媛，看看王五，都捂着嘴偷笑，和镇政府那些人笑得一样暧昧，一样意味深长。

王五就有点想不明白，这事咋传得满世界都是？王五辞职回家。刘刚代理了村主任。

主任王五得孙子没几天，就和老婆狠狠地干了一架。女人下手重，五条血道子从眼眉那儿开始，一直通到下巴上。王五挺精致的脸，便有了些许变形，不那么顺眼了。

这场架是由妇女主任高媛随礼引起的。前不久，王五得了大胖孙子，高媛扭扭搭搭去王五家随礼，出手300块，随了一份大礼。高媛揣着钱去王家的時候，王五老婆正端着一碗荷包蛋往儿媳屋里送，见了面，高媛道了声喜，说，嫂子，人逢喜事精神爽，看嫂子那个高兴劲儿！王五老婆却高兴不起来，村里早有风言风语，说王五和这个妇女主任有一腿，两人好得合穿一条裤子。王五老婆是个实诚人，还算识得大体，赶紧把面上的肌肉松下下来，还了半个笑脸，说，恭喜，恭喜。高媛从兜里掏出300块钱，压到孩子的枕头底下，把孩子抱起来，从头发梢看到脚后跟，连声夸奖说，瞧这小家伙长得，天庭饱满，富富态态，和他爷像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长大了准也是当官的料。

如果高媛夸到这里，这次随礼还算圆满。可小家伙此时正好撒尿，一线尿液朝左边射出，弄了高媛一身。高媛笑了，说，这家伙，小鸡也是歪的，和他爷一个样……

王五老婆这时黑了脸，当着儿媳的面没说啥，推着高媛出了屋子。高媛自知说走了嘴，脸刷一下就红了，说，我还有事先走了啊。

家里上演这一幕时，王五刚从酒摊上下来，开发商请他喝酒。村里的地挨着城边，哪一块不是金子铺出来的？哪一块不让开发商眼里滴血？秘书刘刚就给王五出主意，说，暂时谁都别答应，抱着葫芦不开瓢，地价再往上拧个十万八万的是小菜一碟。

谁的话可以不听，刘刚的话王五

道，嘴上没个把门的，信口开河的玩笑话值得当真？

老婆说，要是没见过，她哪里知道你那东西是歪的？

两口子先是叮叮当当的吵，后来开始动手，情急之下，女人就朝王五的脸上揍了一把。

王五极爱面子，怕吵下去被别人

随礼

李培俊

不能不听，一则是玩尿泥长大的铁哥们，二则是个智多星，村里遇到难缠事，也就刘刚的主意管用。拖了三个月不到，开发商憋不住劲了，自己把地价涨上去一大截。

地价上去了，家里又添了孙子，吃饭时王五多喝了两杯，放下筷子就急着赶回家抱孙子。按照当地风俗，公公不好到儿媳屋里去，他让老婆去把孙子抱出来，老婆却发起一阵无名火，叭一声摔了一只碗，指着王五的鼻子说，你让那个高媛抱去！她当奶奶是早晚的事，哪里还用得着我！王五说，你唱的这是哪一出？让你去抱孙子，咋把高媛扯出来了？老婆说，你们明铺夜盖的谁不知道？刚才来随礼，还说孙子和你的小鸡一个样呢！

王五就笑了，说，她那人你还不

知道，谁家随礼，也得有个规矩。高媛随礼，出手300块，随了一份大礼。高媛揣着钱去王家的時候，王五老婆正端着一碗荷包蛋往儿媳屋里送，见了面，高媛道了声喜，说，嫂子，人逢喜事精神爽，看嫂子那个高兴劲儿！王五老婆却高兴不起来，村里早有风言风语，说王五和这个妇女主任有一腿，两人好得合穿一条裤子。王五老婆是个实诚人，还算识得大体，赶紧把面上的肌肉松下下来，还了半个笑脸，说，恭喜，恭喜。高媛从兜里掏出300块钱，压到孩子的枕头底下，把孩子抱起来，从头发梢看到脚后跟，连声夸奖说，瞧这小家伙长得，天庭饱满，富富态态，和他爷像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长大了准也是当官的料。

如果高媛夸到这里，这次随礼还算圆满。可小家伙此时正好撒尿，一线尿液朝左边射出，弄了高媛一身。高媛笑了，说，这家伙，小鸡也是歪的，和他爷一个样……

王五老婆这时黑了脸，当着儿媳的面没说啥，推着高媛出了屋子。高媛自知说走了嘴，脸刷一下就红了，说，我还有事先走了啊。

笑话，主动罢战，拿帽子遮着脸去了村委会。秘书刘刚还没回家，见他一脸血道子，问这是咋啦？让嫂子给捧出来了？王五没吭声，躺到沙发上就睡。刘刚笑着出去，掂回来一只烧鸡，一瓶二锅头，说，来，哥，咱哥俩喝点，消消气。两个人喝着聊着，刘刚问，你和嫂子平时挺好的，今天咋闹了个黄河水不清？王五叹了口气，就把高媛如何随礼，如何夸孙子，如何说小鸡和他长得一样的话学了一遍。末了说，你说，兄弟，这话要是传出去，哥还咋有脸干这村主任呢？

刘刚说，这个高媛也是的，太不会说话了，即使两个鸡鸡一样，你知道就行了，咋能说出去呢？

王五问，你也怀疑我？

刘刚说，我是说假如。

身陷娱乐圈

张磊

王雪儿呆了，屋里一片狼藉。墙角堆着一堆酒瓶，都是白酒瓶。张伟蜷缩在墙角，身上披着大衣，坐在木地板上。他头发凌乱，呆呆地看着地板上的白酒瓶。这就是我朝夕思念的张伟吧？

“哥们儿，又喝大啦？”王雪儿坐到他身边，抚弄着他的头发。

“谢谢你收留我，我现在跟条落水狗一样。”张伟呆呆地看着王雪儿。

“电影《落水狗》，昆汀的作品。”王雪儿低声说。

“蒂姆·罗斯主演，九二年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张伟继续喝着酒。

王雪儿感觉自己心在被刀子戳，这个可怜的男人，脑子里装着那么多精彩的电影，偏偏无法战胜自己。

“老大，洗个澡，我带你出去玩，晚上平平请客。”王雪儿揉着张伟的毛毛头，恨不得立刻拥抱着眼前的男人，拥抱着这个潦倒的编剧。

但她却不能这么做，因为他们都是圈里人……

“给我个不喝的理由，我失恋了。”张伟说。

“你会拿下电影节最佳编剧奖。”王雪儿说。

张伟笑笑，眼神迷离：“精彩的理由，我洗澡去。对不住啦，把你家弄这么乱。”张伟踉踉跄跄站了起来，王雪儿要扶他，被他拒绝了。“没事，我还有战斗力。”

王雪儿看到暖气片旁边，张伟打了个地铺，原来一个多月他都是睡在地上。再拉开卧室的门一看，自己的床上整洁如初，张伟根本没进自己的卧室。

这个狂妄的编剧，王雪儿心里骂着，却又心疼得不行了。

张伟洗完了澡，多少清醒了一点。他呆呆地穿好衣服，走出卫生间。客厅里，王雪儿换了身衣服，光彩照人的样子。张伟眼睛一亮，王雪儿原来如此漂亮……

“我这身还行吧。”王雪儿笑嘻嘻地说。

张伟愣了愣。王雪儿心中暗骂：宝贝，过来抱着我，我会心疼你的。宝贝，我不忍心看着你酗酒折磨自己……

张伟叹了口气，摇摇晃晃地从衣架上摘自己的外套。王雪儿扶住他，他浑身的酒气，该死的编剧，干吗用酒精麻醉自己？

16.

眼看要到年关了，北四环开始拥堵了起来。王新坐在奥迪A4的副驾驶座上，

自己的情绪，说道：“好吧……好吧……你先休息……休息……我们一会儿再谈……”说着，他转身走了出去。

走出房间，宋梓南在夜色下呆呆地站了好大一会儿。然后驱车回办公室，一路上都没再说话，脸色铁青。进了办公室里，宋梓南“嘭”地一声，很用力地把门给关上了。

不一会儿，突然从里间传出“咣咣”一声巨响，酷似什么瓷器被砸碎了的声音。小马的心也嘣嘣地跳了起来。因为这是他跟随宋梓南工作以来，从来没发生过，更没遭遇过的。

小马先让自己镇静下来，走到通往里间的门前，轻轻地敲了两下。不等里间有反应，就用门推门走了进去。

只见宋梓南呆呆地站在他那张办公桌前，一只手掌还按在一个被他拍碎了的玻璃杯上。手掌上的鲜血已经染红了那些碎玻璃碴儿，并顺着茶水从桌面上往下流淌了下来。

小马大为震惊。为了不让在外间还没来得及离开的那些同事看到，他赶紧关上了门。从一个铁皮柜子里取出一个医药急救箱，走到宋梓南身边，轻轻抬起宋梓南的那只手掌，并不很熟练地替宋梓南包扎了起来。

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

电话是邮电部某局的赵局长打来的。他说道：“是宋书记吗？您好。文部长本让我转告您，关于你们和香港大亚公司合作改造深圳电话通讯

设施这个项目，邮电部党组态度不变，一定会给你们们坚决的支持。近期如果你们听到了一些什么议论，请不必在意。如果有什么问题，这方面的工作由我们党组出面去沟通和解决。”

宋梓南的心一热，忙说道：“谢谢文部长，谢谢邮电部的同志，谢谢……”

赵局长又说道：“文部长说，现在有两种方案供你选择一个。一种是重新进口设备，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但实施起来，需要一点时间。另一种是你们报送上来的那个方案，和香港大亚电报公司合作经营，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但存在一定的风险。”

宋梓南问：“听说重新进口设备最快也得三年以后才能到货？”

赵局长说道：“是的，一般情况下，三年。都带着争取一下，可以提前到一年半到两年。”

宋梓南立即回答道：“深圳没法再等了。”

深圳新盖的迎宾馆院子里，密集地停放着好多辆黑壳子的红旗轿车。还有几辆特大型号的奔驰轿车。

这时，小马走了进来：“张老要见您。”

宋梓南抬起头问：“哪个张老？”

小马：“广州的张凡夫。”

宋梓南有些意外：“他到深圳了？怎么事先一点信儿都没有。”

张凡夫是抱病前来看望宋梓南的。

把疲惫不堪的张凡夫搀扶到床上躺下，护士立即把氧气瓶推了过来，准备给他吸氧。等其他人走了，房间里只剩下宋梓南和张凡夫两人。张凡夫说：“咱们开门见山谈谈？”

宋梓南笑了笑：“咱俩，当然开门见山。”

张凡夫沉默了一会儿：“你们真想让香港方面插手我们深圳的电话建设和管理？”

宋梓南更正道：“是建设，但不是管理……”

张凡夫问：“你觉得这二者能分得开吗？如果分不开，威胁到国家安全，你知道你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吗？”

宋梓南看着张凡夫，问：“有人派你来教训我？他是谁？”

张凡夫说：“国务院一位正部级的离休老领导。”

宋梓南问：“他怎么会找上您的？”

张凡夫说：“他不是我的一位老领导，也是你的一位老领导。你当年在江西吉昌市当副市长时，他就是你的一个老领导。”

宋梓南恍然大悟：“哦，他就是邮电部那位离休的老领导啊？”

张凡夫说：“老人在电话里整整数落了一个多小时，归结起来也就是这么一句话：我们那一拨人刚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没多久，你们这拨人又觊觎着，把帝国主义请了回来，让他们插手我们的邮电通讯事业。当年这些帝国主义用飞机大炮没办到的事，我们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不让他们办到，也没让他们办到的事，你宋梓南替他们办到了。他让我问你，你还算不算一个共产党员，还要不要这个党籍，还想不想当共产党的市委书记了？”

宋梓南沉默了一会儿：“如果有别的办法，能更快更好地改变深圳地区的落后面貌，当然会去做这种交易。可是我们不能再等了。中国要尽快地发展起来！”

张凡夫断然说道：“当年李鸿章和慈禧太后也是这么为自己辩护的……”

宋梓南一下抬起头，怔怔地看着张凡夫。几秒钟以后，他终于控制住了

自己的心情，说道：“好吧……好吧……你先休息……休息……我们一会儿再谈……”说着，他转身走了出去。

走出房间，宋梓南在夜色下呆呆地站了好大一会儿。然后驱车回办公室，一路上都没再说话，脸色铁青。进了办公室里，宋梓南“嘭”地一声，很用力地把门给关上了。

不一会儿，突然从里间传出“咣咣”一声巨响，酷似什么瓷器被砸碎了的声音。小马的心也嘣嘣地跳了起来。因为这是他跟随宋梓南工作以来，从来没发生过，更没遭遇过的。

小马先让自己镇静下来，走到通往里间的门前，轻轻地敲了两下。不等里间有反应，就用门推门走了进去。

只见宋梓南呆呆地站在他那张办公桌前，一只手掌还按在一个被他拍碎了的玻璃杯上。手掌上的鲜血已经染红了那些碎玻璃碴儿，并顺着茶水从桌面上往下流淌了下来。

小马大为震惊。为了不让在外间还没来得及离开的那些同事看到，他赶紧关上了门。从一个铁皮柜子里取出一个医药急救箱，走到宋梓南身边，轻轻抬起宋梓南的那只手掌，并不很熟练地替宋梓南包扎了起来。

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

电话是邮电部某局的赵局长打来的。他说道：“是宋书记吗？您好。文部长本让我转告您，关于你们和香港大亚公司合作改造深圳电话通讯

设施这个项目，邮电部党组态度不变，一定会给你们们坚决的支持。近期如果你们听到了一些什么议论，请不必在意。如果有什么问题，这方面的工作由我们党组出面去沟通和解决。”

宋梓南的心一热，忙说道：“谢谢文部长，谢谢邮电部的同志，谢谢……”

赵局长又说道：“文部长说，现在有两种方案供你选择一个。一种是重新进口设备，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但实施起来，需要一点时间。另一种是你们报送上来的那个方案，和香港大亚电报公司合作经营，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但存在一定的风险。”

宋梓南问：“听说重新进口设备最快也得三年以后才能到货？”

赵局长说道：“是的，一般情况下，三年。都带着争取一下，可以提前到一年半到两年。”

宋梓南立即回答道：“深圳没法再等了。”

深圳新盖的迎宾馆院子里，密集地停放着好多辆黑壳子的红旗轿车。还有几辆特大型号的奔驰轿车。

自己的情绪，说道：“好吧……好吧……你先休息……休息……我们一会儿再谈……”说着，他转身走了出去。

走出房间，宋梓南在夜色下呆呆地站了好大一会儿。然后驱车回办公室，一路上都没再说话，脸色铁青。进了办公室里，宋梓南“嘭”地一声，很用力地把门给关上了。

不一会儿，突然从里间传出“咣咣”一声巨响，酷似什么瓷器被砸碎了的声音。小马的心也嘣嘣地跳了起来。因为这是他跟随宋梓南工作以来，从来没发生过，更没遭遇过的。

小马先让自己镇静下来，走到通往里间的门前，轻轻地敲了两下。不等里间有反应，就用门推门走了进去。

只见宋梓南呆呆地站在他那张办公桌前，一只手掌还按在一个被他拍碎了的玻璃杯上。手掌上的鲜血已经染红了那些碎玻璃碴儿，并顺着茶水从桌面上往下流淌了下来。

小马大为震惊。为了不让在外间还没来得及离开的那些同事看到，他赶紧关上了门。从一个铁皮柜子里取出一个医药急救箱，走到宋梓南身边，轻轻抬起宋梓南的那只手掌，并不很熟练地替宋梓南包扎了起来。

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

电话是邮电部某局的赵局长打来的。他说道：“是宋书记吗？您好。文部长本让我转告您，关于你们和香港大亚公司合作改造深圳电话通讯

设施这个项目，邮电部党组态度不变，一定会给你们们坚决的支持。近期如果你们听到了一些什么议论，请不必在意。如果有什么问题，这方面的工作由我们党组出面去沟通和解决。”

宋梓南的心一热，忙说道：“谢谢文部长，谢谢邮电部的同志，谢谢……”

赵局长又说道：“文部长说，现在有两种方案供你选择一个。一种是重新进口设备，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但实施起来，需要一点时间。另一种是你们报送上来的那个方案，和香港大亚电报公司合作经营，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但存在一定的风险。”

宋梓南问：“听说重新进口设备最快也得三年以后才能到货？”

赵局长说道：“是的，一般情况下，三年。都带着争取一下，可以提前到一年半到两年。”

宋梓南立即回答道：“深圳没法再等了。”

深圳新盖的迎宾馆院子里，密集地停放着好多辆黑壳子的红旗轿车。还有几辆特大型号的奔驰轿车。

自己的情绪，说道：“好吧……好吧……你先休息……休息……我们一会儿再谈……”说着，他转身走了出去。

走出房间，宋梓南在夜色下呆呆地站了好大一会儿。然后驱车回办公室，一路上都没再说话，脸色铁青。进了办公室里，宋梓南“嘭”地一声，很用力地把门给关上了。

不一会儿，突然从里间传出“咣咣”一声巨响，酷似什么瓷器被砸碎了的声音。小马的心也嘣嘣地跳了起来。因为这是他跟随宋梓南工作以来，从来没发生过，更没遭遇过的。

小马先让自己镇静下来，走到通往里间的门前，轻轻地敲了两下。不等里间有反应，就用门推门走了进去。

只见宋梓南呆呆地站在他那张办公桌前，一只手掌还按在一个被他拍碎了的玻璃杯上。手掌上的鲜血已经染红了那些碎玻璃碴儿，并顺着茶水从桌面上往下流淌了下来。

小马大为震惊。为了不让在外间还没来得及离开的那些同事看到，他赶紧关上了门。从一个铁皮柜子里取出一个医药急救箱，走到宋梓南身边，轻轻抬起宋梓南的那只手掌，并不很熟练地替宋梓南包扎了起来。

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

电话是邮电部某局的赵局长打来的。他说道：“是宋书记吗？您好。文部长本让我转告您，关于你们和香港大亚公司合作改造深圳电话通讯

设施这个项目，邮电部党组态度不变，一定会给你们们坚决的支持。近期如果你们听到了一些什么议论，请不必在意。如果有什么问题，这方面的工作由我们党组出面去沟通和解决。”

宋梓南的心一热，忙说道：“谢谢文部长，谢谢邮电部的同志，谢谢……”

赵局长又说道：“文部长说，现在有两种方案供你选择一个。一种是重新进口设备，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但实施起来，需要一点时间。另一种是你们报送上来的那个方案，和香港大亚电报公司合作经营，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但存在一定的风险。”

宋梓南问：“听说重新进口设备最快也得三年以后才能到货？”

赵局长说道：“是的，一般情况下，三年。都带着争取一下，可以提前到一年半到两年。”

宋梓南立即回答道：“深圳没法再等了。”

深圳新盖的迎宾馆院子里，密集地停放着好多辆黑壳子的红旗轿车。还有几辆特大型号的奔驰轿车。

自己的情绪，说道：“好吧……好吧……你先休息……休息……我们一会儿再谈……”说着，他转身走了出去。

走出房间，宋梓南在夜色下呆呆地站了好大一会儿。然后驱车回办公室，一路上都没再说话，脸色铁青。进了办公室里，宋梓南“嘭”地一声，很用力地把门给关上了。

不一会儿，突然从里间传出“咣咣”一声巨响，酷似什么瓷器被砸碎了的声音。小马的心也嘣嘣地跳了起来。因为这是他跟随宋梓南工作以来，从来没发生过，更没遭遇过的。

小马先让自己镇静下来，走到通往里间的门前，轻轻地敲了两下。不等里间有反应，就用门推门走了进去。

只见宋梓南呆呆地站在他那张办公桌前，一只手掌还按在一个被他拍碎了的玻璃杯上。手掌上的鲜血已经染红了那些碎玻璃碴儿，并顺着茶水从桌面上往下流淌了下来。

小马大为震惊。为了不让在外间还没来得及离开的那些同事看到，他赶紧关上了门。从一个铁皮柜子里取出一个医药急救箱，走到宋梓南身边，轻轻抬起宋梓南的那只手掌，并不很熟练地替宋梓南包扎了起来。

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

电话是邮电部某局的赵局长打来的。他说道：“是宋书记吗？您好。文部长本让我转告您，关于你们和香港大亚公司合作改造深圳电话通讯

设施这个项目，邮电部党组态度不变，一定会给你们们坚决的支持。近期如果你们听到了一些什么议论，请不必在意。如果有什么问题，这方面的工作由我们党组出面去沟通和解决。”

宋梓南的心一热，忙说道：“谢谢文部长，谢谢邮电部的同志，谢谢……”

赵局长又说道：“文部长说，现在有两种方案供你选择一个。一种是重新进口设备，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但实施起来，需要一点时间。另一种是你们报送上来的那个方案，和香港大亚电报公司合作经营，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但存在一定的风险。”

宋梓南问：“听说重新进口设备最快也得三年以后才能到货？”

赵局长说道：“是的，一般情况下，三年。都带着争取一下，可以提前到一年半到两年。”

宋梓南立即回答道：“深圳没法再等了。”

深圳新盖的迎宾馆院子里，密集地停放着好多辆黑壳子的红旗轿车。还有几辆特大型号的奔驰轿车。

自己的情绪，说道：“好吧……好吧……你先休息……休息……我们一会儿再谈……”说着，他转身走了出去。

走出房间，宋梓南在夜色下呆呆地站了好大一会儿。然后驱车回办公室，一路上都没再说话，脸色铁青。进了办公室里，宋梓南“嘭”地一声，很用力地把门给关上了。

不一会儿，突然从里间传出“咣咣”一声巨响，酷似什么瓷器被砸碎了的声音。小马的心也嘣嘣地跳了起来。因为这是他跟随宋梓南工作以来，从来没发生过，更没遭遇过的。

小马先让自己镇静下来，走到通往里间的门前，轻轻地敲了两下。不等里间有反应，就用门推门走了进去。

只见宋梓南呆呆地站在他那张办公桌前，一只手掌还按在一个被他拍碎了的玻璃杯上。手掌上的鲜血已经染红了那些碎玻璃碴儿，并顺着茶水从桌面上往下流淌了下来。

小马大为震惊。为了不让在外间还没来得及离开的那些同事看到，他赶紧关上了门。从一个铁皮柜子里取出一个医药急救箱，走到宋梓南身边，轻轻抬起宋梓南的那只手掌，并不很熟练地替宋梓南包扎了起来。

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

电话是邮电部某局的赵局长打来的。他说道：“是宋书记吗？您好。文部长本让我转告您，关于你们和香港大亚公司合作改造深圳电话通讯

设施这个项目，邮电部党组态度不变，一定会给你们们坚决的支持。近期如果你们听到了一些什么议论，请不必在意。如果有什么问题，这方面的工作由我们党组出面去沟通和解决。”

宋梓南的心一热，忙说道：“谢谢文部长，谢谢邮电部的同志，谢谢……”

赵局长又说道：“文部长说，现在有两种方案供你选择一个。一种是重新进口设备，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但实施起来，需要一点时间。另一种是你们报送上来的那个方案，和香港大亚电报公司合作经营，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但存在一定的风险。”

宋梓南问：“听说重新进口设备最快也得三年以后才能到货？”

赵局长说道：“是的，一般情况下，三年。都带着争取一下，可以提前到一年半到两年。”

宋梓南立即回答道：“深圳没法再等了。”

深圳新盖的迎宾馆院子里，密集地停放着好多辆黑壳子的红旗轿车。还有几辆特大型号的奔驰轿车。

自己的情绪，说道：“好吧……好吧……你先休息……休息……我们一会儿再谈……”说着，他转身走了出去。

走出房间，宋梓南在夜色下呆呆地站了好大一会儿。然后驱车回办公室，一路上都没再说话，脸色铁青。进了办公室里，宋梓南“嘭”地一声，很用力地把门给关上了。

不一会儿，突然从里间传出“咣咣”一声巨响，酷似什么瓷器被砸碎了的声音。小马的心也嘣嘣地跳了起来。因为这是他跟随宋梓南工作以来，从来没发生过，更没遭遇过的。

小马先让自己镇静下来，走到通往里间的门前，轻轻地敲了两下。不等里间有反应，就用门推门走了进去。

只见宋梓南呆呆地站在他那张办公桌前，一只手掌还按在一个被他拍碎了的玻璃杯上。手掌上的鲜血已经染红了那些碎玻璃碴儿，并顺着茶水从桌面上往下流淌了下来。

小马大为震惊。为了不让在外间还没来得及离开的那些同事看到，他赶紧关上了门。从一个铁皮柜子里取出一个医药急救箱，走到宋梓南身边，轻轻抬起宋梓南的那只手掌，并不很熟练地替宋梓南包扎了起来。

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

电话是邮电部某局的赵局长打来的。他说道：“是宋书记吗？您好。文部长本让我转告您，关于你们和香港大亚公司合作改造深圳电话通讯

设施这个项目，邮电部党组态度不变，一定会给你们们坚决的支持。近期如果你们听到了一些什么议论，请不必在意。如果有什么问题，这方面的工作由我们党组出面去沟通和解决。”

宋梓南的心一热，忙说道：“谢谢文部长，谢谢邮电部的同志，谢谢……”

赵局长又说道：“文部长说，现在有两种方案供你选择一个。一种是重新进口设备，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但实施起来，需要一点时间。另一种是你们报送上来的那个方案，和香港大亚电报公司合作经营，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但存在一定的风险。”

宋梓南问：“听说重新进口设备最快也得三年以后才能到货？”

赵局长说道：“是的，一般情况下，三年。都带着争取一下，可以提前到一年半到两年。”

宋梓南立即回答道：“深圳没法再等了。”

深圳新盖的迎宾馆院子里，密集地停放着好多辆黑壳子的红旗轿车。还有几辆特大型号的奔驰轿车。

自己的情绪，说道：“好吧……好吧……你先休息……休息……我们一会儿再谈……”说着，他转身走了出去。

走出房间，宋梓南在夜色下呆呆地站了好大一会儿。然后驱车回办公室，一路上都没再说话，脸色铁青。进了办公室里，宋梓南“嘭”地一声，很用力地把门给关上了。

不一会儿，突然从里间传出“咣咣”一声巨响，酷似什么瓷器被砸碎了的声音。小马的心也嘣嘣地跳了起来。因为这是他跟随宋梓南工作以来，从来没发生过，更没遭遇过的。

小马先让自己镇静下来，走到通往里间的门前，轻轻地敲了两下。不等里间有反应，就用门推门走了进去。

只见宋梓南呆呆地站在他那张办公桌前，一只手掌还按在一个被他拍碎了的玻璃杯上。手掌上的鲜血已经染红了那些碎玻璃碴儿，并顺着茶水从桌面上往下流淌了下来。

小马大为震惊。为了不让在外间还没来得及离开的那些同事看到，他赶紧关上了门。从一个铁皮柜子里取出一个医药急救箱，走到宋梓南身边，轻轻抬起宋梓南的那只手掌，并不很熟练地替宋梓南包扎了起来。

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

电话是邮电部某局的赵局长打来的。他说道：“是宋书记吗？您好。文部长本让我转告您，关于你们和香港大亚公司合作改造深圳电话通讯

设施这个项目，邮电部党组态度不变，一定会给你们们坚决的支持。近期如果你们听到了一些什么议论，请不必在意。如果有什么问题，这方面的工作由我们党组出面去沟通和解决。”

宋梓南的心一热，忙说道：“谢谢文部长，谢谢邮电部的同志，谢谢……”

赵局长又说道：“文部长说，现在有两种方案供你选择一个。一种是重新进口设备，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但实施起来，需要一点时间。另一种是你们报送上来的那个方案，和香港大亚电报公司合作经营，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但存在一定的风险。”

宋梓南问：“听说重新进口设备最快也得三年以后才能到货？”

赵局长说道：“是的，一般情况下，三年。都带着争取一下，可以提前到一年半到两年。”

宋梓南立即回答道：“深圳没法再等了。”

深圳新盖的迎宾馆院子里，密集地停放着好多辆黑壳子的红旗轿车。还有几辆特大型号的奔驰轿车。

自己的情绪，说道：“好吧……好吧……你先休息……休息……我们一会儿再谈……”说着，他转身走了出去。

走出房间，宋梓南在夜色下呆呆地站了好大一会儿。然后驱车回办公室，一路上都没再说话，脸色铁青。进了办公室里，宋梓南“嘭”地一声，很用力地把门给关上了。

不一会儿，突然从里间传出“咣咣”一声巨响，酷似什么瓷器被砸碎了的声音。小马的心也嘣嘣地跳了起来。因为这是他跟随宋梓南工作以来，从来没发生过，更没遭遇过的。

小马先让自己镇静下来，走到通往里间的门前，轻轻地敲了两下。不等里间有反应，就用门推门走了进去。

只见宋梓南呆呆地站在他那张办公桌前，一只手掌还按在一个被他拍碎了的玻璃杯上。手掌上的鲜血已经染红了那些碎玻璃碴儿，并顺着茶水从桌面上往下流淌了下来。

小马大为震惊。为了不让在外间还没来得及离开的那些同事看到，他赶紧关上了门。从一个铁皮柜子里取出一个医药急救箱，走到宋梓南身边，轻轻抬起宋梓南的那只手掌，并不很熟练地替宋梓南包扎了起来。

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

电话是邮电部某局的赵局长打来的。他说道：“是宋书记吗？您好。文部长本让我转告您，关于你们和香港大亚公司合作改造深圳电话通讯

设施这个项目，邮电部党组态度不变，一定会给你们们坚决的支持。近期如果你们听到了一些什么议论，请不必在意。如果有什么问题，这方面的工作由我们党组出面去沟通和解决。”

宋梓南的心一热，忙说道：“谢谢文部长，谢谢邮电部的同志，谢谢……”

赵局长又说道：“文部长说，现在有两种方案供你选择一个。一种是重新进口设备，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但实施起来，需要一点时间。另一种是你们报送上来的那个方案，和香港大亚电报公司合作经营，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但存在一定的风险。”

宋梓南问：“听说重新进口设备最快也得三年以后才能到货？”

赵局长说道：“是的，一般情况下，三年。都带着争取一下，可以提前到一年半到两年。”

宋梓南立即回答道：“深圳没法再等了。”

深圳新盖的迎宾馆院子里，密集地停放着好多辆黑壳子的红旗轿车。还有几辆特大型号的奔驰轿车。

自己的情绪，说道：“好吧……好吧……你先休息……休息……我们一会儿再谈……”说着，他转身走了出去。

走出房间，宋梓南在夜色下呆呆地站了好大一会儿。然后驱车回办公室，一路上都没再说话，脸色铁青。进了办公室里，宋梓南“嘭”地一声，很用力地把门给关上了。

不一会儿，突然从里间传出“咣咣”一声巨响，酷似什么瓷器被砸碎了的声音。小马的心也嘣嘣地跳了起来。因为这是他跟随宋梓南工作以来，从来没发生过，更没遭遇过的。

小马先让自己镇静下来，走到通往里间的门前，轻轻地敲了两下。不等里间有反应，就用门推门走了进去。

只见宋梓南呆呆地站在他那张办公桌前，一只手掌还按在一个被他拍碎了的玻璃杯上。手掌上的鲜血已经染红了那些碎玻璃碴儿，并顺着茶水从桌面上往下流淌了下来。

小马大为震惊。为了不让在外间还没来得及离开的那些同事看到，他赶紧关上了门。从一个铁皮柜子里取出一个医药急救箱，走到宋梓南身边，轻轻抬起宋梓南的那只手掌，并不很熟练地替宋梓南包扎了起来。

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

电话是邮电部某局的赵局长打来的。他说道：“是宋书记吗？您好。文部长本让我转告您，关于你们和香港大亚公司合作改造深圳电话通讯

设施这个项目，邮电部党组态度不变，一定会给你们们坚决的支持。近期如果你们听到了一些什么议论，请不必在意。如果有什么问题，这方面的工作由我们党组出面去沟通和解决。”

宋梓南的心一热，忙说道：“谢谢文部长，谢谢邮电部的同志，谢谢……”

赵局长又说道：“文部长说，现在有两种方案供